

话剧《大院·大院》在沈首演 在烟火大院里，立起“三线”丰碑

本报记者 吴 丹



话剧《大院·大院》首演夜，一段西行往事感动了台下观众。

受访者供图

核心提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奔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选择。8月25日，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旗下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精心打造的原创话剧《大院·大院》，在辽宁大剧院震撼首演。光影流转，将观众重新带回那个热血沸腾的岁月。该剧以极具东北地域标识的“大院”为叙事载体，串联时代岁月与家国情怀，生动再现了辽宁儿女响应国家号召告别故土家乡、奔赴西部偏远艰苦地区、投身国家工业基建的峥嵘建设历程。

用朴素的大众语言激发共鸣

工厂广播里传来热情洋溢的女声：“三线建设成不成，就看辽宁行不行！”光透过玻璃窗洒下来，谢厂长轻轻抚摸着巨大的设备箱，眼里满是不舍，颤抖的声音在空旷的厂房里被拉长：“老伙计们，临行前我敬你们一杯酒。你们都精精神神的，到了三线新厂别给咱们老厂丢脸，别给辽宁丢脸！”汽笛拉响，满载设备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奔向大西南。台下观众席中，有人悄然摘下眼镜，抹了抹眼角的泪。话剧《大院·大院》的故事就从这里讲起。1964年，国家大三线建设战略启动。作为“共和国长子”，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辽宁倾尽家底，将最先进的设备、最顶尖的技术、最优秀的人才成建制输送至“三线”，奠定了国家工业的战略后方根基。

艺术指导宋国锋接受采访时表示，老厂长与设备告别这场戏他排演了很多遍，每一遍都让他动容。“特别是那句‘上好的设备就这么都拆下来，都运走了，跟割我的肉一样疼’，这种真实情感的表露，很感人。这恰恰代表了近10万奔赴‘三线’的辽宁儿女心声，不讲条件、不计价钱，宁可自己做最大的牺牲。”

“老厂长的那声‘装车，起运’，喊出了辽宁人骨子里的担当与赤诚。”观众赵辰语说。这就是《大院·大院》的调性——没有大口号，用朴素的大众语言激发共鸣。这部话剧从建组到首演历时一年有余。院长梁海燕挂帅，著名编剧陈国峰参与执笔，三度“梅花大奖”获得者、著名表演艺术家宋国锋担任艺术指导，著名舞美设计王纪厚操刀舞台。全部起用本院在职演员，青年人才队伍

挑起大梁。

为了让演员走进那个年代，剧组做了大量功课。他们专程奔赴贵州六盘水三线建设核心区域，实地走访场馆旧址，深度采访三线建设者；前往辽宁省档案馆查阅三线建设时期辽宁支援建设的史料文献、影像资料；参观中国(沈阳)工业博物馆的辽宁支援三线建设主题展。

导演尤美懿说：“听说辽宁来了人，他们热情地抓着我的手，争先叙述自己的三线建设故事，自豪写在他们每个人的脸上。这种浓烈的情感深深触动了我们，也激发着我们的创作热情与灵感。”

真正让这部戏展露独特个性的，是它的细腻切口。编剧陈国峰坦言，剧本创作历时一年，经历了多次颠覆性的修改，甚至三次推倒重来。创作团队最终决定“摒弃宏大叙事，聚焦普通人的生活”。宋国锋这样阐述这个选择：“三线建设是一个如此宏大的命题，也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了‘大院’的切口去进入？这是编剧的一种睿智，避开了一些很难反映的大会战大建设场面，以人性化生活化的细节来反映那个时代里人的心路历程，把普通百姓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家国情怀，使冲突更可信、人物更鲜活，故事更好看。”

于是，舞台上聚焦的是沈阳市铁西区一座普通的工人大院，是三户人家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

技术科长田兆丰，母亲瘫痪在床，妻子已故，儿子尚幼。当他下定决心远去大西南援建三线，割舍不下的既有对家的牵挂，也有对上人的亏欠。荣残退伍军人乔大正坚决阻拦儿子报名，技工妻子刘翠花找各种借口拖丈夫后腿，普通人的纠结和矛盾心理

更显得真实。当戏剧冲突有了合理出口，人物的最终选择也就更能打动当代观众：家国大义，不是脱离生活的口号，而是普通人咬着牙作出的取舍，是刻在骨子里的集体担当。

用三线精神排三线话剧

这部戏全部起用年轻演员，这在辽艺的历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宋国锋说：“演员可塑性就体现在一人千面，而不是千人一面。当演员，让你演什么，你就得调动全部手段，向这个人靠近。”在几个月的艰苦排练中，年轻人得到了历练和成长。

舞台上，刘翠花操着一口流利的大连话嚷嚷：“把沈阳搬空了，往后咋整？没有了这些工厂，沈阳还是个甚(什)么？”泼辣爽利的形象深入人心。鲜活的方言，正是主创团队的精心设计，也让作品拥有了扎根黑土地的独特质感。尤美懿表示：“为体现大院居民五湖四海的特色，我们要求演员使用方言演绎，融入大连话、锦州话、上海话等多地口音。饰演刘翠花的年轻演员是地地道道的赤峰人，她差点把自己练到崩溃，硬是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地道的大连话，真正把人物立在了舞台之上。”

剧组秉持“用三线精神排三线话剧”的信念，力争用动人的故事、精湛的演技在舞台上还原三线建设的历史原貌。三伏天排练场非常闷热，演员们为了找年代感，克服暑热穿上了厚重的服装，汗流浹背。男一号田兆丰的扮演者齐昕欣的上衣口袋里，总是别着一支旧钢笔，时而用它在人物小传上改上几笔。他说：“拿到剧本不是光看就行，我们是先做案头工作，先写出人物小传，写得

斯文斯土——探访辽宁首批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马路湾新华书店：七十八载街角书香仍在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8月25日9点30分，马路湾新华书店开门营业。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背着帆布包走了进来，熟门熟路地拐向社科图书区；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捧着手机，在店外拍摄门店招牌好一阵子，然后进店，直奔中央位置的免费书桌。这样的画面，每天都在这个街角重复上演。

从1948年算起，马路湾新华书店已经在同一个街角站了78年。它是东北地区第一家新华书店，是几代沈阳人买第一本字典、第一本连环画、第一套高考复习资料的地方。如今，它又成了年轻人打卡拍照、喝“新华咖啡”、买文创伴手礼的去处。

马路湾新华书店从来不只是卖书的地方。它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变迁，承载着几代人的文化记忆。它站在这里，既老，又新。

东北日报的小门市

两束飘逸的鲜红绸带；由右至左顺序书写的“新华书店”4个大字，这一切，凸显了马路湾新华书店与其他书店的不同。

“很多人以为我们就是一个卖书的地方。”站在书店一楼的红色主题展区前，马路湾新华书店店长段立丽说，“其实不是。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就不只是一个书店。”

段立丽与这家书店的缘分，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她早就听说过这家书店，也来过这家书店。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了这家书店的“守门人”。

要理解马路湾新华书店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前。1945年，隶属于东北日报社的东北书店在马路湾开设了门市部，面积只有120平方米。《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地区报纸，而这家小小的门市部，就是今天马路湾新华书店的前身。

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荆绍福长期深耕沈阳地方档案与城市历史研究，他对马路湾新华书店的历史十分熟悉。他告诉记者，由

于内战爆发，东北书店一度撤离沈阳，辗转本溪、抚顺、长春、佳木斯、哈尔滨等地。直到1948年11月5日，东北书店马路湾门市部正式挂牌开业。正门上方悬挂着“东北书店”的牌匾和巨幅标语，给刚刚获得解放的沈阳人民带来了无比的兴奋和喜悦。

1949年，它正式更名为新华书店马路湾书店，成为东北地区第一家新华书店。1950年，又改为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此后数十年间，它曾更名为“新华书店和平书店”，经历了从封闭柜台到开架售书的转型，见证了1977年恢复高考时门前排起的百米长队，也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沈阳市市的万人空巷。

几代沈城人的阅读记忆

段立丽向记者讲述了一个马路湾新华书店与鲁迅家人的故事。1949年初，鲁迅夫人许广平携儿子周海婴抵达沈阳。彼时东北书店(今马路湾新华书店)是重要出版发行机构，刊印了大量鲁迅著作。书店负责人专程拜访，提出按规定补付鲁迅著作版税，被许广平婉拒。书店坚持依规办理，将支票送交她手中，又先后两次被退回。经多位民主人士劝说，许广平才收下这笔版税。但她并未留作私用，当即决定将钱款兑换为五根金条，捐赠给刚迁至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该院后来衍生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

互联网上，不少网友对马路湾新华书店历史进行过专门梳理。一位网友这样写道，“马路湾交通岗西北角的这座巨大的建筑物，就像是蕴藏丰富古生物化石的沉积地层，完好地保存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沈阳人类活动的遗存。它们应该以整个体量成为一座博物馆，来见证沈阳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传承积极和向上的精神。”

与历史照片中的中规中矩不同，记者在书店内采访看到，如今的马路湾新华书店早已换了模样。不过，书店与读者的深厚关系，一直未变。



8月25日，马路湾新华书店内，读者正在翻阅图书。从1948年至今，同一街角，书香未断。

“小时候攥着两毛钱在少儿读物区徘徊，最后咬牙买下《鸡毛信》连环画的雀跃；工作后第一次领工资，在文学柜台买下《红楼梦》精装本的郑重；退休后带着孙辈参加绘本故事会的温馨。”段立丽向记者展示了一篇读者文章。这是马路湾新华书店2024年发起的“我的马路湾记忆”征集活动中的参评文章，类似这样的文章，在这次征集活动中如潮水般涌来。

今年64岁的耿春荣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沈阳人，也是马路湾新华书店的老读者。在她的记忆里，马路湾新华书店从来不是一个冷清的角色。“买书的人老多了，到了年节更多。”耿春荣说，每到春节前，书店里挤得水泄不通，年画柜台是最热闹的地方——杨柳青年画、东北民俗版画挂满墙壁，市民们踮着脚尖挑《连年有余》《五谷丰登》，油墨香和

像小说一样细致。甚至这个人物的一生，我都给他补充完整了。只有在这种感性的认识下，一系列的动作才会在舞台上自然而然的形成。”

8月25日上午，剧组进行着最后的合成排练，不断完善细节。细到一句尾音的停顿，一处灯光的定点，宋国锋对演员的要求近乎苛刻——“走心再走心！我们要用全部热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好那一段历史。对艺术专业的执着，也是三线精神在当下的一种体现。”

《大院·大院》的剧名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宋国锋表示，第一个“大院”指的是工人在家乡的宿舍大院，这里有辽宁工人集体生活的印记，大院就是家；第二个“大院”则是在大西南和大西北援建三线的建设地，产业工人的生活聚居地。从小家奔赴国家大义，“两个大院串联起了半个多世纪的精神传承，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当年辽宁对共和国的贡献，这就是我们排演这部剧的意义。”

尾声，除夕夜。沈阳工人村大院里，大家一起张罗着年夜饭。谢厂长端起酒杯高声喊：“亲爱的工友，我敬你们！你们不愧是辽宁工人！”《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旋律响起，每个人的眼里都洋溢着赤诚光芒，这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光，不仅照亮了舞台上那段滚烫的建设岁月，更照进了台下每一位观众的心里。走出剧场，沈阳的王铁男、盛玉环夫妇激动地把刚拍摄的剧照分享到工友群，“伙伴们看看，这演的就是当年的我们啊！”盛玉环告诉记者，1970年10月，他们从沈阳到甘肃支援三线建设，这是他们毕生难忘的经历，“今天又找出当年那个劲儿了。”准大学生刘侯辰在朋友圈里写下自己的感受：“以前只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三线建设，今天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触摸到这段历史，正是那些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人实实在在地支撑着我们的祖国一直往前走。”

《大院·大院》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项目、2026年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剧目、省委宣传部2026年精品扶持重点项目，并将作为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开幕大戏演出。院长梁海燕表示，致敬默默无闻支援三线的建设者以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这份刻在辽宁人骨血里的担当精神，正是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应当完成的使命。

舞台上的大院灯光渐暗，但那些关于选择、关于奔赴、关于信仰的故事，在观众心里生根。这部扎根黑土地、铭刻时代魂的作品，也必将带着三线建设者的精神火种，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照亮前行的方向。

樟脑丸的气味混在一起，就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年味儿。

“那时候攥着几毛钱，咬牙买一本连环画，回家能高兴好几天。”耿春荣说。

78岁老店整新活儿

如果说历史赋予了马路湾新华书店厚重的底色，那么近年来的焕新改造，则让这家老店找到了与当代对话的方式。

2024年11月8日，在书店76岁生日当天，经过第八次升级改造的马路湾新华书店以崭新面貌重新迎客。这一次，它以“红色延安”为主题，将延安窑洞的阅读场景搬进了书店。红色绸带缠绕的门柱、五角星下的“新华书店”4个大字、窑洞造型的窗户和阅读区，让每一位走进来的读者都仿佛穿越了时空。

更引人注目的是，书店不再只是卖书。店内设有临时的小博物馆展厅，珍藏老物件、老照片、文字记录与藏品百余种，以书店博物馆的形式呈现新华书店的发展历程。文创产品展示区里，四川的熊猫玩偶、敦煌主题书签、沈阳地标冰箱贴琳琅满目。书店还曾联合北京、泉州、成都、敦煌设置了五地联动文创展，汇聚各地文化创意产品。

依托太原街商圈的地理位置，马路湾新华书店正成为外地游客了解沈阳文化的一扇窗口。新华字典造型的甜品、新华咖啡、红色主题研学活动……这些新鲜元素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这家老书店。有游客专程来这里买沈阳地标的冰箱贴，作为送给朋友的伴手礼；有年轻人在窑洞阅读区拍照打卡，把一段红色历史装进了自己的社交动态里。

在段立丽看来，马路湾新华书店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书店，而是这座城市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见证了沈阳不同时期的文化发展，承载着几代沈阳人的文化记忆。”她说，“我们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单纯的书店。我们是沈阳的历史建筑，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艺言艺语 YIYANYIYU

真实的生活里没有超人

周祥东

文牧野的《欢迎来到龙餐馆》里没有超人。

在大量战争片里，士兵成了超人，特工成了超人，拯救者成了超人……当镜头习惯对准这些角色时，观众也习惯了在战争电影里寻找“超人英雄”。然而，文牧野这次把镜头对准了一间中餐馆的后厨。那里没有枪，只有锅和油烟，还有一个欠了一屁股债、挺着发福的肚子、最大愿望就是挣够了钱回家的东北厨子——徐福。可以说，影片从一开始就绕开了惯常的英雄叙事套路，把一个最不具备英雄形象的普通人推到了战争的漩涡之中。

传统的英雄叙事往往围绕命运选中、理想感召、使命加身展开，而《欢迎来到龙餐馆》彻底拆解了这套底层逻辑。主人公徐福的每一次选择都在解构“天选之人”与“历史必然”的经典剧本。徐福不是被命运选中，而是自己为了还债一头“撞”进了中东。战乱时留在中东，也不是被崇高理想感召，而是被“战乱将止，不如借机捞一笔”的念头所驱使。这种偶然、庸常甚至带着市侩气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抽掉了英雄叙事赖以成立的超人底座。电影没有给他任何天命或使命的加持，他只是被现实推着走，被债务逼着跑，被生存拽着留。这样的人进入战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更接近真实的战争书写。

更具颠覆性的是，即便身处绝境，徐福的行为也无法被“崇高化”。在美军监狱和极端组织中被逼着做饭时，他没为信仰死磕，单纯为了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多活一秒。好友马俊生去世，他痛哭却不言复仇。徐福从头到尾只是一个有点怂、有点倔、真实而鲜活的普通人，满脑子只想着做饭、赚钱和回家。影片反复用这些细节提醒观众，徐福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文牧野借“徐福”完成了一次对英雄叙事的真正祛魅，英雄不是被神化的形象，而是在具体处境中作出选择的人。

这种祛魅并不止于徐福一人，《欢迎来到龙餐馆》的马俊生、赛夫等配角也没有被工具化，而是拥有各自独立的行为动机和情感命运。马俊生出场时八面玲珑，是一个市侩精明的生意人。可当真正的生死关头到来，这个最会算账的人偏偏为了营救被极端组织控制的儿童献出了生命，彻底颠覆了他此前功利主义的生存逻辑；另一主要配角赛夫，起初是偷窃食材的孤儿，曾一度被极端组织蛊惑、立场摇摆，但最终成长为挺身而出、协助徐福救出儿童的正义少年。这些配角的独立视角让影片的战争叙事不再只有唯一真相，战争的完整面貌只能在诸多有限视角的相互映照中逐渐显现。

与此同时，影片呈现出战火裹挟下人物的复杂性。扎伊德因妻女被害，从温文尔雅的慈父变成冷血残暴的极端分子；被抛入异国战场的普通士兵托尼，在“我想回家”的哭喊中暴露出乱世挣扎凡人的脆弱……电影没有简单地把人物划分为“好人”或“坏人”，而是展现了战争如何把人逼成不同的样子。这种叙事让每个角色的命运拥有了悲剧的厚度，也让观众看到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挣扎与困顿。

电影告诉观众，那些在极端处境中被逼到绝境，却依然选择拉别人一把的普通人，值得被称作英雄。徐福在战争中拯救了23个儿童，但救出孩子后，依然还是那个想回家的厨子。这种关于“平凡英雄”的叙事自觉，让英雄从神话中抽离，被重新安放于“日常”之中。

文牧野用灶台和锅铲完成了对战争片的温情书写，也重塑了银幕上的英雄形象——英雄不必身披铠甲，也可以手握锅铲。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长征薪火 燎原四平”专题展在丹东开展

本报讯 记者刘海博报道 近日，由四平战役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联合主办的“长征薪火 燎原四平——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临展”在位于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拉开帷幕。

本次展览设置“万里长征 精神奠基”“薪火相传 挺进东北”“浴血攻坚 鏖战四平”“铭记历史 砥砺前行”四大篇章，循着历史发展脉络，回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壮举，展现红军冲破敌人重重围追堵截实现战略大转移的壮阔历程，系统阐释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经过长征淬炼的红军将士怀揣坚定理想挺进东北。他们延续红军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革命意志，在白山黑水间直面严寒酷暑、强敌环伺的严峻考验，扎根黑土地、开辟根据地、建设新生人民政权，让长征精神在辽阔的东北大地落地生根。展览聚焦四战四平这一东北解放战争的关键之战。展厅内，珍贵的历史图片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奋勇拼搏的峥嵘岁月，让观众在红色记忆中感悟跨越时空的信仰力量。

伟大长征精神与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一脉相承，积淀铸就了厚重独特的红色底蕴，更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前行前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